



钱基博著作集

经学通志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基博著作集

经学通志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通志 / 钱基博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1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7-5325-5836-0

I. ①经… II. ①钱…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710 号

校对人员 俞丽敏等

钱基博著作集

经学通志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00

ISBN 978-7-5325-5836-0

K·1365 定价: 1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輿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

庄子天下篇疏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五月



自序^{*}

余曩读唐陆元朗德明《经典释文》，叙经学源流，文少波澜，未足以发人意，又恨其记载疏舛，于魏、晋以下不详。后清儒江藩郑堂绍述其意，作《经师经义目录》，则又胶于门户，特以清儒承汉学，而摈唐、宋于不论不议，学术流变之迹，因以不明。爰辑旧闻，纂为是志。无锡钱基博。

^{*} 据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校印。



目 录

总志第一	1
周易志第二	7
尚书志第三	29
诗志第四	57
三礼志第五	76
春秋志第六	113
小学志第七	141



总 志 第 一

《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缙布^①也。”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雷震，《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②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释名》：“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经之义也。然古无经之名。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皞、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虞、夏、商、周，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宜，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大都不离所谓坟典者近是。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学士大夫所诵习者此耳。时尚未有经名。《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亦不闻称《诗》、《书》、《礼》、《乐》曰四经也。经之名见于《国语》“挟经秉枹^③”，而《孝经钩命决》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六经之名始此。然此之所谓六经，即后世之九经。盖《礼经》统《三礼》，《春秋》统《三传》，而《乐经》亡佚也。此经称之见于传与纬书、子书之在西汉以前者也。自汉以后，儒者相传，俱言五经。而陈后主时，吴中陆元朗德

① 布，《玉篇》作“帛”。

② 守以，原作“以守”，误。据《周礼》注改。

③ 枹，原作“抱”，误。据《国语》改。

明撰《经典释文》，则于五经之外，增入《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五书。其系《孝经》、《论语》、《尔雅》于五经之后，或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附《论语》、《孝经》、小学之例，而厕以《老》、《庄》者，盖《老》、《庄》自魏、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其书凡三十卷，于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儒得以考见古义，其有借于德明此书者非细也。惟德明系《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于五经之后，则增五经而十矣。唐时立之学官，则省德明之所增，而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所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至宋儒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而十三经之名始立。所谓十四经者，先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也。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圣人著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因记训曰诂，因章句曰注，见张华《博物志》。世所传者，《诗》则毛萇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①，《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系辞》韩康伯注，《书》则梅賾伪孔安国传，皆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穀梁》则范宁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盖经之注，率成于唐以前，而唐以后诸儒辨释之书，则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而创为正义者，盖自唐之孔颖达始。据《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高宗纪》“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是也。然世儒或执此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者则又非。《新唐书》

^① 学，当作“注”。

颖达本传云：“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①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然则《五经正义》者，盖孔颖达与诸儒之所共撰，而非一人之书，彰彰明甚。而《高宗纪》大书特书曰“孔颖达《五经正义》”者，意者特以孔颖达为奉诏撰定《五经正义》之总纂官，而遂以尸其名邪？然孔颖达奉诏撰定《正义》者，但有《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五经。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②《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③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备刊刻。’”而《穀梁》用唐杨士勋疏，《公羊》用唐徐彦疏，《孝经》、《论语》、《尔雅》用宋邢昺疏，《孟子》用宋孙奭疏。此世所称《十三经注疏》也。然宋以前，疏本与注别行，而宋以后，疏遂与注合刊，说经者遂以《注疏》为不刊之典。至新喻刘敞原父撰《七经小传》三卷，始异《注疏》之说。七经者，《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也。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实自敞始。然敞学有根柢，故能自为一家之言。后来不能学其深究古义而学其排击古义，则甚矣其僭也。独临邛魏了翁鹤山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残存《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十七卷、《仪礼要义》五十卷、《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虽主于采掇《注疏》，然别裁精审，汰其冗文，既使后人不病于芜杂，而分牖纲目，咸有条贯，可谓剪除枝蔓，独撷英华，是亦读《注疏》者之津梁矣。至清儒华亭吴浩养斋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撰《十三经义疑》十二卷，虽于

① 琰，原作“剡”，据《新唐书·孔颖达传》改。

② 二，原作“三”，据《宋史·李至传》改。

③ 讲，原作“阁”，据《宋史》改。

注疏之学，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亦注疏家之诤臣也。元和惠栋定字乃究探诸经古义于《注疏》未出之前，撰成《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古义》二十二卷。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板别行。搜采旧文，互相参证。曰“古义”者，盖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于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假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纠结不通。故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证佐分明，斯称精核。庶几哉，可谓抗心希古，直抉经奥者。若乃勘文字之异同，校刻本之是非，则有仪征阮元芸台之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焉。虽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要其归，则不外五帝之道、六艺之教。《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史记·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生，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五经》论曰：“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然则经虽有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名，而究其要归，不外五常之道、六艺之教而已，则亦何居乎后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不知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善夫，刘向之

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记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者也。皆以附于所传、所记或所关之经，而不别著焉，何居乎后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有三家，《礼》分庆、戴，《春秋》之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有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记》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为述孔氏。善夫，刘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盖六经之户枢也。小学者，所以明六经之训诂，而《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孝经》则再传门人之所述。然夫子曰“吾行在《孝经》”，故不敢以夷于记，夷于群书也。然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而厕诸六艺之后。然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虽为经之贰，而仍抑之不与经齐。顾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於戏，仲尼好古，述而不作，曷尝矣然大号，使弟子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经之为言常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后世以

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经之贰为经，犹以为未快意，或以诸子为经，《孟子》是也；或以经解为经，《尔雅》是也。盖经之书弥多而经之旨弥荒。《春秋》三家之传，《周官》、二戴之《记》，后之读者，尚借以窥见三代政教行事得失之迹，而无大悖于经纶天下之意，厕之于经，犹可言也。至《孟子》为儒家之著述，《尔雅》则经传之释词，倘以此为六经之羽翼则可，而径厕于六经则荒矣。谨撰次众说，条其原委，而折衷以刘子政氏“序六艺”之义，纂《总志》第一。



周易志第二

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易》者何也？曰：《易》之为言变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谓之《易》者，所以明世道穷变通久之必然；而系以周者，所以明世变剥复循环之有常。周之为言周也，周而复始也。孔子系《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象《复》“见天地之心”，而作《序卦》，以序六十四卦相次之义，《泰》之受以《否》也，《剥》之穷以《复》也，《损》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如此之类，原始要终，罔不根极于《复》，所以深明《易》道之周也。周有原始反终之义，而《周易》以纯《乾》为首。乾，健也，为天，天行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夜，行一周，复其故虚，日东行一度。乾道之变，天行之复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受《易》者独称商瞿。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鲁人桥庇子庸，子庸传江东辕臂子弓，子弓传燕周丑子家，子家传东武孙虞子乘，子乘传齐田何子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瞿传楚人辕臂子弘，弘传江东人①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

① 下重“人”字，据《史记》删。

卜之书，独不禁，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传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而王氏、周氏、服氏各二篇，独丁氏八篇，见《汉书·艺文志》。要言《易》者本之丁宽。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①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已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不言阴阳灾变也。宽传同郡杨田王孙。王孙传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焉。施雠，字长卿，沛人也。与孟喜、梁丘贺从田王孙受《易》。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贵仕，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河内张禹子文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博士，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传张禹及琅玕鲁伯。禹传淮阳彭宣子佩、沛戴崇子平。鲁伯传太山毛萇如少路、琅玕邴丹曼容，而禹官丞相，宣官大司空，皆至大官，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梁丘贺，字长翁，琅玕诸人也。从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叔元弟子也。何者，尝受《易》东武王同子中，有《易传》二篇，见《汉书·艺文志》，盖《易》家之初立博士者，太史公司马谈及京房咸从受《易》焉。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以为郎。以筮有应，近幸，累官少府。传子临。临又学于施雠，而专行京房法，以郎奉使，问诸儒于石渠。琅玕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传五鹿充宗君孟。充宗官少府，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贺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辨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独鲁朱云游从博士白子友受《易》，摄齐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

^① 材，原作“财”，据《汉书·儒林传》改。

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然不详谁家。而五鹿充宗《略说》三篇，见《汉书·艺文志》。充宗传光禄大夫平陵士孙张仲方、真定太守沛邓彭祖子夏、王莽讲学大夫齐衡咸张宾。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从田王孙受《易》，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盖十二月卦之学所自出焉。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于是传者以为喜诞诈也。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蓂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传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孟喜有翟、白之学。孟喜之学，虽与施雠不同，然要为田王孙之所自出，独京房之《易》为别出。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累官魏郡太守，盖匪传梁丘贺《易》之齐郡太守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赣。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光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倘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故不与相同。然考孟喜学田王孙，言师田生且死，传喜之《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或者即延寿之所本也。延寿著《易林》十六卷，大抵即《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以一卦演六十四卦，总四千九十六卦，各系以繇词，文句古奥，与《左氏传》载“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汉书》载“大横庚庚，予为天王”之语绝相类。惟延寿生当昭、宣之世，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至云“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宁汉人所宜言者耶？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延寿者。然汉《易》之流为术数，自延寿始也。顾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传延寿之学，

故言术数者称焦、京。而房之推衍灾祥，更精于延寿，卒以诛死。其著书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者，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十卷、《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以后多佚不传，今传者曰《京氏积算易传》三卷。其书兆《乾》《坤》之二象以^①成八卦，卦凡八变六十有四。于其往来升降之际，以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气，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谓之世；奇耦相与，据一以超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世之所^②位，而阴阳之肆者，谓之飞；阴阳肇乎所配，《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而终不脱乎本，以飞某卦之位，乃伏某宫之位。以隐蹟佐神明者，谓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始终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含于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备四卦者，谓之互。《乾》建甲子于初，《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③ 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盖后世术士所用世、应、飞、伏、游魂、归魂、纳甲之说，皆出京房。房传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京氏《易》于元帝之世，与施、孟、梁丘氏并列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费、高者，费直、高相也。费直，字长翁，东莱人，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④解说《上下经》。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易》，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直《易》与古

① 象以，原作“观象”，据《郡斋读书志》“京房易传”条改。

② 所下原有“谓”字，误，删。

③ “于中……之初”，原排为小字夹注，兹改正。

④ 《汉书》等皆如此著。“文”或为“之”字之误。杨树达：许桂林《易确》云：文言“文”字为“之”字传写之误。按许说是。《文言》惟乾坤二卦有之，不得言以《文言》解说上下经也。